



言，为小说增色不少，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？对其它的方言小说，比如沪语《繁花》你怎么看？如果不请教懂沪语的朋友，阅读时会不会有障碍和困难？

陈彦：我们的小说用翻译语言多一些，城市化之后，乡村的记忆、地域性的文化记忆越来越少。比如我们看中国传统小说，不管是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还是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，其中有很多地方方言，今天我们已经不懂了，可是我们揣摩字的意思，会觉得它非常美妙。今年我又在重读四大名著，我反复在想其中的语言，应该说带着地域性的、民族性的语言非常多，读起来非常有意思。我写三秦文化，肯

定要用当地的方言。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地方最大的特色，就像戏曲如果不用方言，这个剧种就不存在了。现在有些剧团在探索，用普通话说说它那个剧种，那是自杀。小说也是这样的，我想追求中国的审美、民族的审美、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，总是要在语言上有一些特色，如果随大流，这小说读起来就没味道。《繁花》我读了，写得非常好。一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我都会找来阅读，学习借鉴一下，《繁花》获茅盾文学奖之后，我也特别阅读了这本书，非常快意。但是上海的方言用得过多，我们北方人有些地方有阅读障碍，有些话读半天读不懂，理解不了。当然，这不影响小说的美。

上图：西安易俗社青年演员秦腔特技展示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戏曲研究院工作这段时间，一直专心致志地研究秦腔的继承、创新和发展，秦腔在今天遇到了怎样的困难？近年来，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扶持，秦腔是不是越来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？

陈彦：我离开秦腔剧院已经这么多年了，7年了吧，近期关注的就少一些。近年国家对戏曲艺术的发展的确是重视，但是这种文化传统到底怎么继承发展建设好，其中很多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探讨的，不是说给了很多钱就能做好。我觉得可能还要认真研究怎么按规律做好的问题，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不断认识，不断探索研究。时间会让事物

变得清晰起来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现在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担任分党组书记的工作，会不会很忙？

陈彦：现在的工作还是挺忙的，中国戏剧家协会会有很多事要干。再加上现在文化建设、文化发展要求很高，要做的事就很多。我差不多大半生都在做这个工作，对我来说，也是一种专业回归，挺好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这次获得茅盾文学奖有什么样的感受？

陈彦：还是感到很欣慰，这也是自己50多年的生命积累，《主角》把我该装进去、融进去的都装进去、融进去了，还写得比较顺，毕竟是自己经历过的东西。☑